

迎向挑戰

柬埔寨金邊都會區扶輪社 (RC Phnom Penh Metro)



SIMON TOFFANELLO

金邊都會區扶輪社社員拉塔娜·班恩 Ratana Ban (左起)、瓦薩納·班恩 Vathana Ban、班·貝托尼歐 Ben Betonio、史提夫·斯沃茲，及彼得·辛格 Peter Singer。

日近黃昏，馬克斯·莫林 Marcus Mohlin 剛來到金邊大皇宮酒店 (Grand Palais) 的頂樓餐廳坐下。酒店外，柬埔寨首都街道的交通壅塞打結，奧迪 Audi 和路虎攬勝 Range Rover 的休旅車正和人力三輪車、木頭嘟嘟車及無止境的摩托車流爭道。但在這頂樓上的氣氛寧靜，人們陸續前來參加金邊都會區扶輪社的例會。

這一天，還有一名克羅埃西亞的扶輪社員和某個支持柬埔寨學校的非政府組織派出的代表來訪。一名日本扶輪社員匆匆露了個臉，離去時留下一面社旗、一瓶清酒，並表達了合作辦理當地一項計畫的意願。瑞典僑民的現任社長莫林說，這種情況並不少見：該社從 2004 年創社至今，總共主辦 34 項扶輪基金會獎助金計畫，總預算金額達 120 萬美元。「許多扶輪社主動找上我們，因為他們想在柬埔寨辦理全球獎助金計畫。」他表示：「這麼多躍躍欲試的計畫，讓我們應接不暇。」

世界各地的扶輪社員紛至沓來湧入柬埔寨並不奇怪，因為該國仍努力從多年內戰和殘暴的獨裁統治中走出來。從 1975 年至 1979 年，至少 170

萬東國人命喪「紅色高棉」(Khmer Rouge)之手，那是個把人民送往集體農場像奴隸般進行勞改的政權。40年後，歷經多年政治動盪，柬埔寨依舊是亞洲發展最落後的國家之一。

乍看之下，一切瞬息萬變：金邊許多地方像是大型工地，中國資金的湧入帶動一波前所未見的高樓熱潮。但東國在教育、保健及公共衛生上依舊存在著巨大的落差。5歲以下的東國兒童中，有3分之1因為營養不良而發育遲緩，還有近50萬失學——有些是因為缺錢，其他則是因為父母需要孩子下田種米。在柬埔寨，每5,900人才有1名醫師；反觀鄰近的越南及泰國，大約每1,200人就有1名醫師。在鄉下地方，半數家庭無法取得自來水或井水，還有近3分之1沒有馬桶可用。

金邊都會區扶輪社一直致力於克服柬埔寨面臨的挑戰。

從一開始，金邊都會區扶輪社——柬埔寨的8個扶輪社之一，也是首都的4個之一

——便致力於克服這些挑戰。該社的頭兩項計畫，是與柬埔寨國際退伍軍人組織(Veterans International Cambodia)及康乃狄克州索爾茲伯里扶輪社(RC Salisbury)合作，支持被地雷炸傷或罹患小兒麻痺的東國同胞——地雷是內戰期間遺留至今仍構成威脅的後遺症，小兒麻痺則持續在東國肆虐到1990年代末期。金邊都會區扶輪社主辦過扶輪基金會獎助金計畫並籌辦過其他計畫，包括為農村社區引進潔淨水源，為學校及保健機構裝配現代化設備，並提供眼鏡及白內障手術幫助數以萬計的東國民眾重建視力。最近，在與日本神戶東區扶輪社(RC Kobe East)合作下，該社協助訓練東國醫檢師為病患進行子宮頸癌篩檢。社長當選人的退休外科醫師史提夫·斯沃茲 Steve Swartz 表示：「如今我們的標準將和世界上其他各個地方一致。」

儘管金邊都會區扶輪社的服務成效始終如一，社員人數卻歷經許多起伏。該社的創社社員都來自當地：創社社長是東國商界名人堤·裴賽斯 Ty Peseth。現在，社員則是以外國僑民為多數；包括莫林及斯沃茲在內的幾個人是首度加入扶輪，因為他們在搬到柬埔寨後，服務之心油然而生。但社員當中還是有該社輔導的扶青社創社社長蘇昂·索席亞拉

Suon Sotheara，以及在金邊執業的內科醫師瑞內特·艾恩 Rinet Aieng，他說當初促使自己加入扶輪，是因為「如今當了醫生，有能力幫助他人」。童年住在東國鄉村的他回憶說，孩子很難得能接受健康檢查，而他就讀的學校也無書可用。

莫林說，他在社長任內的主要目標之一，一直是要提升社員人數，特別著重於招募更多本國社員。由於當地薪資水準偏低，他特別引進社員社費分級制，並把每週一次的午餐例會改為每兩週一次晚間例會，地點選在離金邊中央市場不遠處、步行即可到達的大皇宮精品酒店。

這一晚在大皇宮酒店，該社仍專注於眼前的工作。自從前一次例會後，莫林及其他社員便和新加坡聖淘沙扶輪社(RC Sentosa)社員聯袂走訪著名觀光景點吳哥窟附近的暹粒(Siem Reap)，因為聖淘沙扶輪社資助一項在當地挖鑿水井及翻新房舍屋頂的試辦計畫。藉由向暹粒在地業者採購原料，該計畫也稍微刺激了當地的經濟發展。隨著夜色降臨，這群社員持續討論著柬埔寨的諸多發展挑戰，研究著如何加以克服的點子。

撰文：Jonathan W. Rosen